

編者按：

以#BookTok作為標籤的短視頻薦書活動伴隨2020年疫情開始，並在之後的兩年多裏迅速走紅，於歐美掀起閱讀風潮，紙本書重新成為年輕人之間的流行。其累計超過630億的觀看次數，為每況愈下的實體出版似乎打上一劑強心針，一時間引發熱議。這種繁榮是電子媒介進入傳統出版後的黃金拐點，還是疫情下偶然誕生的海市蜃樓？面對技術浪潮的高歌猛進，從出版社到作家、讀者，都在主動出擊、作出改變，大公報推出「疫下短視頻救出版？」系列專題，透過作家、讀者，以及香港、內地出版社的講述，探究他們各自選擇背後所折射出的堅持以及擔憂。

## 因應不同媒介

## 八〇後作家自寫自拍自錄有聲書

電子書vs紙本書  
蠶食or反哺疫下短視頻救出版？  
之一

一部手機、一個支架，設定錄製倒計時，3、2、1，開始：「今天我想要給大家推薦一本書……」這是TikTok平台上的#BookTok活動，「Booktoker」們手持自己希望推薦的書籍，調動自己所有的情緒，激昂地做一分鐘左右的簡短介紹，然後將內容上傳到短視頻平台，收穫有相同興趣的用戶評論與點讚。這樣看似簡單的一個活動，在去年幫助紙本書作者銷售了2000萬本書籍，引發出版業相繼效仿與追捧。

在香港，上述類似的場面多集中在YouTube上。不少作家利用短視頻對自己的圖書進行宣傳，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八〇後講師蕭欣浩便是其中之一。愛美食、愛寫作的他，為了能夠與更多讀者分享自己的心得經驗，不僅將自己的書免費授權給電子平台，還勤力地通過拍攝短視頻、錄製有聲書等方式，傳播自己的文字。儘管這些方式收效不一，甚至可能會間接影響寫作，但他相信，電子平台可以幫助更多人培養閱讀能力，最終「反哺」到實體出版。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周 四中午11點，蕭欣浩出現在浸會大學溫仁才大樓11樓的辦公室裏，小小一間辦公室塞得滿滿當當都是書：幾個高高書架已經塞滿，辦公桌上又堆了若干，座椅後的空地擠着牛皮紙箱，隱約露出裏面的一角書脊，書架之上放着一個盛書的搬家袋，高得幾乎要頂到天花板。

書櫃旁邊還放着一隻行李箱，是他專門用來搬運圖書的。「每次搬書都很辛苦，因為數量多、重量重，如果用電子書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在成為作家之前，蕭欣浩首先是一個讀者。生於上世紀80年代，他幾乎可以說是與電子閱讀共同成長。在他的記憶裏，最初對電子閱讀的印象是台灣網站上的電子版圖書。「那時候台灣網站上的書會便宜一點，然後有一天發現，咦？怎麼會有電子版？但那時對於電子版其實是沒有概念的，還是讀紙本書比較多。」

## 開「屏」有益 解決書籍運存問題

真正深入地接觸電子書，是蕭欣浩2013年開始教書之後。「從學術性書籍到飲食類書籍、雜誌，我都買來看。」因為對他而言，一方面電子書價格相對平一點；更重要的是，電子書便攜，他不僅可以在通勤路上隨手點開閱讀，更可以幫助他減輕圖書的搬運之苦，「少很多負擔。」此外，蕭欣浩平日愛看飲食雜誌，但看完之後如何處理是個大問題，「如果扔了，回頭再想看就找不到了；放着越儲越多，香港空間狹小也頗為難。後來有了電子雜誌，儲存不佔用現實空間，放在電子圖書館中真的很方便。」

電子書的好處如此之多，以至後來他在準備出版自己的書籍時，出版社提出是否有興趣同時出版電子書，蕭欣浩欣然同意。「我發現年輕一代越來越多的人在通過電子媒介看書。無論是YouTube還是TikTok，生活在這個時代，這些是無可避免的。」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短視頻……蕭欣浩

也開始嘗試以更多的形式包裝自己的作品。他會自己拍攝短視頻，通過一分鐘的短片，簡短、快速、易吸收地將書本內容介紹給讀者，「先吸引住他們，然後往往就會有人因此去看完整的長篇書籍。」

然而，粵語有聲書市場畢竟有限，加之當前香港少有出版社在電子書方面配套有聲書服務，蕭欣浩自己製作有聲書就避開了這些不利影響，「有聲書錄製起來確實不容易，錄製一次大概需要幾個鐘，中途如果有失誤就要重新錄，而且因為粵語錄製，所以面向的市場其實並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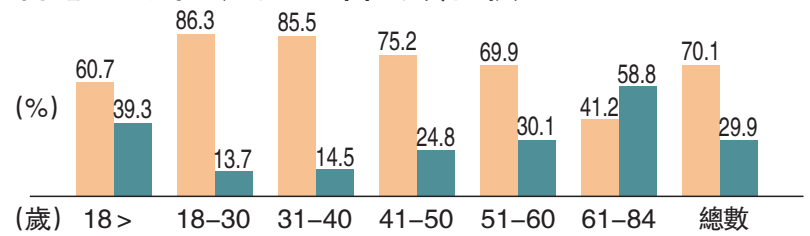
## 弊之所伏 閱讀習慣影響寫作

正如硬幣有兩面性，在蕭欣浩發揮電子平台優勢的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的寫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平台閱讀習慣的影響。不過，他強調並不會改變寫作初衷：「對我而言，電子書和實體書只是面對的大眾層面和人數的差別而已，我在寫作的時候不會考慮媒介的傳播性。」然而在寫作方式上，他不得不承認，一些潛移默化的改變似乎已經發生：伴隨互聯網和短視頻對生活的介入越來越深，讀者的注意力也越來越短，「確實受讀者閱讀習慣的影響，現在的作者會寫短篇多一點，我寫飲食貼文的時候也會相對簡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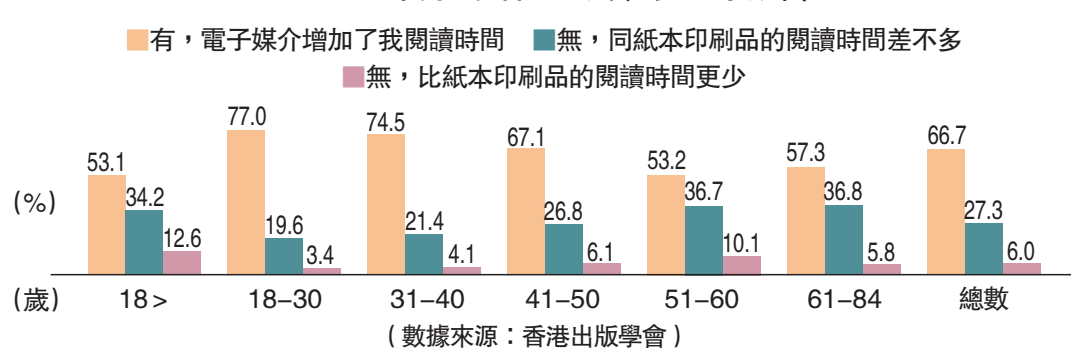
另外，蕭欣浩還談到，電子閱讀更加強調圖文，對於作者而言，描述性的文字會因此減少，「比如這一頁中的圖片已經可以非常生動具體地展現你所要描述的這個物體了，那麼你的描述性文字就可相應地少一點，否則有些重複。」

至於電子平台對傳統出版的整體影響，蕭欣浩仍顯樂觀。一方面，他表示自己仍會堅持寫作嚴肅的、長篇的純文學，繼續創作那些更加適合生長在紙本上的文字；另一方面，他認為短也是一種優勢，「可以先通過電子書吸引大眾閱讀，引發他們對於看書的興趣，然後逐步培養大眾長篇閱讀的能力，最終反過來滋養實體書。」

香港不同年齡層電子書閱讀習慣（2021年）



電子媒介對增加閱讀時間的影響



## 網上選書如點心紙點餐

「根據海外數據，TikTok上用戶衝動消費比例比其他平台高17%，因此短視頻確實是可以推動出版銷售的。但香港因為缺乏普遍流行的短視頻平台，因此我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嘗試。」香港聯合出版集團非凡出版副社長洪巧靜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說。

不過，雖然短視頻嘗試有限，但是利用互聯網平台進行電子書的銷售實早已有了之。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市民出街不便，中華書局做了許多電子書管理方面的規劃，並嘗試邀請此前在內地抖音平台上爆火的新東方英語老師董宇輝推薦書籍。「目前我們書局已經百分百電子化了，拿到電子出版權都會百分百上架。」她提到，雖然當前電子書銷售額並不多，但是從增長比例而言，2021年比2020年增長50%以上，「這就是趨勢，電子書在香港出版業的比重會越來越大。」

談及實體和線上兩種銷售思路的不同，洪巧靜舉例道：「以前去酒樓飲茶，會推一架車出來，食客可以現場選擇；現在很多酒樓不推車，給你一張紙，讓你點。這和我們從書店閱讀到在網上看書的轉變很相似。」她說：「書店買書可以慢慢看內容，但是網上買書看的主要是封面和簡介。」也因此，電子書在網上銷售的時候，封面和簡介變得非常重要；「而且電子書不存在庫存和擺位的問題，因此帶來的另一個明顯區別是，在書店，除了暢銷的經典書籍，賣得最好的是新書；而電子書方面，很多舊書以及在書店買不到的書，都賣得很好。」

洪巧靜表示，雖然當前香港電子出版仍存在整體市場狹小、粵語有聲書難以進入普通話中文社區等問題，但電子平台已經成為當前推動香港圖書出版發展的重要途徑。

## 「電子書提供的是服務」

#BookTok活動自2020年開始，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疫情之下的產物。疫情裏，許多人的生活空間受限制，閒暇時間增多，隨之而來的還有內心的焦慮與苦悶，短視頻成為他們抒發情感、對外溝通交流的窗口。在香港，疫情期間的網絡教育，也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兒童青少年的電子閱讀習慣。

天窗文化集團暨天窗出版社行政總裁李偉榮在今年推出線上閱讀平台「金閱閣」，並由上月開始向香港中小學推出校園版「金閱閣」，通過按小時

計費的串流方式，以更加低的成本、盡可能多的書本數量，滿足更多學生的閱讀需求。

李偉榮無疑是個技術樂觀者。在他看來，從印刷術發明至今，科技不斷進步，人類已經來到了一個新的技術拐點，就是電子閱讀。「它正在改變世界資訊流傳的方式。」電子閱讀平台具有平價、海量、便攜等優勢，「我們對於金閱閣的定價是每小時2元，這相對於紙本書而言是相當低廉的價格。」比如一本十萬字的小說，學生大致都可以在

十小時內閱讀完，那麼讀完整本書只需要20元。此外，以往中小學圖書館中圖書數量有限，如《衛斯理》這樣比較貴的叢書或者冷門一點的書目，圖書館中可能沒有收錄，熱門的書籍又可能需要排隊借閱，電子閱讀平台則可以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目前金閱閣已經和香港50多家出版社達成合作，書庫裏有3000多本書，每一本書可以支持超過10萬人同時去看，盡可能多地滿足學生多樣化的閱讀需求。」

李偉榮相信，電子書是培養學生閱讀興趣的一個良好方式，其越來越豐富的功能和激勵機制，有利於更多學生從小接觸書本、提高閱讀的能力。在他看來，「電子書提供的不是紙張，而是服務。」他說，擁抱新技術是很自然的事情，「手機真正進入我們的生活也不過十幾年，確實已經成為必需品。」「書是文化創意終點的載體，是知識的載體。我們看書看的是觀點，因為你希望獲得這個學問，而不是要擁有一本幾百頁紙組成的實體書。」